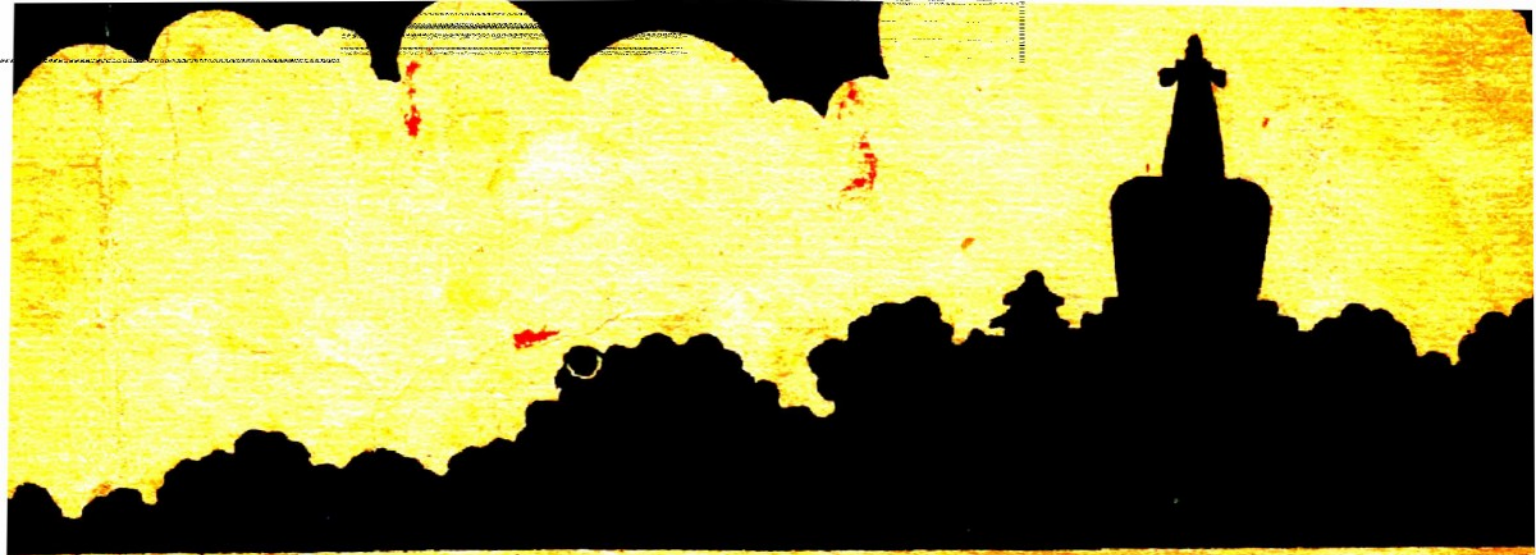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京的传说

金受申 整理

北京出版社

学院图书馆
章

北

京 的 傳 說

(第二集)

金 受 申 整 理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

北京的傳說(第二集)

金受申 整理
楊永青 插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(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)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張: 2 8/16·字數: 43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—23,000冊

統一書號: 10071·446 定價: (6) 0.21元

目 录

八里長桥不免桅·····	1
西便群羊·····	4
样楼·····	9
灶君庙的鉄獅子·····	13
黑龙潭·····	15
捧龙石·····	19
鉄影壁·····	25
天安門的石獅子·····	30
天壇益母草·····	33
甕山·····	38
巧姑姑綉蟋蟀·····	42
十三陵水庫的六座大山·····	46
十三陵的石人、石兽·····	50
滿井·····	53
聚燕台·····	57
大將軍、二將軍·····	62
倒影庙·····	66
梅梢月·····	69
后 記·····	74

八里長桥不免桅

打通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。运河是有許多民間傳說的，咱們先說一个在北京地区里的民間傳說吧。运河長有三千多里，單独这从北京到通州区的东西一段，叫做“里运河”，故事就出在里运河。

里运河是从通州城北門往西，直到北京城东便門的一段河道，这段河河身窄，河底淺，比起“外运河”的水勢来，那就差的远了，可是，皇帝老儿偏要在这段河上运粮！通州城西的里运河上，有一座大石桥，它距离通州城八里地，人們都管它叫“八里桥”，大石桥底下怎么能走粮船呢？可是，皇帝老儿偏要叫粮船走过桥底下！外运河上的粮船，都有挺高的紫杉桅杆，走起船来，掛滿了篷帆，是很好看的，里运河河道淺窄，又有那么一座大石桥，有桅杆篷帆的粮船，怎么能走过桥底下呢？可是，皇帝老儿下了一道“圣旨”說要“八里長桥不免桅”，偏要叫有桅杆的粮船，走过桥底下！那时候，皇帝老儿的話，誰敢違抗？这可真把里运河上的船戶急坏了，船戶找来造船工匠、修补船工匠，大伙儿琢磨怎么办，交不了差，大伙儿都是有罪的，也許就有砍头的死罪，大伙儿愁煩的吃不下睡不着。

一天两天过去了，大伙儿琢磨出怎样在里河上走粮船了：不会把粮船縮得比外河粮船小、少装粮食嗎？大伙

儿都说：“对，对！粮船虽然小，也是粮船呀！”第二个难题来了，怎么能叫粮船走过桥底下呢？大伙儿还是想不出主意来。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三天四天又过去了，大伙儿琢磨出主意来了：不会在粮船过八里桥的时候，叫上閘墩上閘板少放水，桥下水低了，桥孔就高了，粮船不就过去了嗎？大伙儿说：“对，对！只要粮船过得去桥，咱们就交了差。”第三个难题太大了，粮船过八里桥都很难，带桅杆的粮船，怎么能过得了八里桥？大伙儿想主意吧。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一月两月过去了，大伙儿还是没想出主意，管河大臣先急了，找了船户去，大声喝斥着说：“你们是想找死嗎？秋天粮食来了，‘皇上’瞧不見里河上的白篷帆，你们是全要砍头的！再给你们一个月限期，做好了里河带桅的粮船。”船户答应了，就天天跟工匠师傅们琢磨法子。这一天，天气真热，大伙儿坐在河边上，都觉不出一点凉快来，大伙儿说：“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，天又这么热，什么也吃不下去，簡直煩死人！”船户说：“咱们先吃一顿凉‘飴飴’^①吧。明天砍头，明天给他，后天砍头，后天等着。”大伙儿说：“对，先吃一顿凉飴飴，敗敗心火。”做飯的是一个爱說爱笑的小伙子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们軋飴飴，你们可得大伙儿下手呀！”大伙儿说：“那是当然，我們給你

① 飴飴念合洛，是北方一种面食，用白面、高粱面、蕎麦面、豆面軋都可以。人多，吃飴飴时，可以用軋床子，軋床子和榨果汁的小木床子相似，只是大的多，并且在床子中心有軋槽，槽底有銅漏子。北方人很喜欢吃軋飴飴。

燒火、拉風箱、遛面、撈餛飩，你只管上軋床子軋餛飩罷了。”做飯的小伙子，上了軋床子，一抬軋杆，噌的一聲，就裝滿了一軋槽面，一落軋杆，唰的一聲，就落滿了一鍋餛飩；大伙兒都忘了愁煩，搶着吃餛飩。這小伙子軋得高興了，就唱了起來：

餛飩床子什么人修？

長長的餛飩掉在鍋里头，

軋杆立起來又落下，哎，

吃的人人不发愁。

呀呼咳咳，呀呼呀呼咳咳，呀呼……

這個小伙子，還沒呀呼完，一個造船工匠嚷起來了：“諸位哥們，先別吃餛飩，你們听他唱‘軋杆立起又落下’了嗎？”大伙兒說：“聽見了！”“那麼，要是把桅杆做成象軋杆似的，過八里橋的時候落下來，過了八里橋再立起來，扯上篷帆，不就是八里長橋不免桅了嗎？”大伙兒都高興了，說：“對，對！”又朝軋床子上的小伙子嚷：“喂，魯班爺，你別軋餛飩了，下來吧。”那小伙子哈哈一樂，又唱起來：“呀呼咳咳，吃飽了餛飩，快想法子唄！”大伙兒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頓涼餛飩，活桅杆到底琢磨出來了。後來，那個愛說、愛笑、愛唱歌、能做飯的小伙子，哪里去了，誰也不知道。“八里長橋不免桅”這句話，是流傳下來了。那愛說故事的人們，總是說完故事，添上一句：那小伙子興許就是魯班爺，也許是魯班爺的兒子、魯班爺的徒弟。

——北京魯班故事

西便羣羊

如果說北京有風景嗎？有的，北京從金朝以來，就有了八景的名稱。到了清朝，燕京八景確定下來，就成了那：金台夕照、太液秋風、鯨島春陰、薊門煙樹、玉泉趵突、居庸疊翠、西山晴雪、盧溝曉月八個名勝。可是，民間還覺得名勝不夠，又口頭流傳了什麼“燕京十景”，“後燕京八景”。燕京十景是哪十景呢？誰也說不出來；後燕京八景是哪八景呢？誰也說不清楚。有人說：“銀錠觀山”（從後門外十剎海的銀錠橋上看西山）是一景。有人說，“西便羣羊”是一景。好在，哪里有點兒特別事物，哪里就可以算做一景。

咱們單說這西便羣羊吧，這也是魯班故事。

“西便”是什麼？西便就是北京外城西北犄角——也就是內城西南角外的一个城門——西便門。西便門外，挨着護城河，原來有幾十塊白石頭，這些白石頭，遠遠地看去，就象有趴着的，有站着的一羣白羊似的，人們看了，都說：“嚯，真象一羣白羊啊！”打這兒起，就算又有了一景了——西便羣羊。這羣“白羊”，哪兒來的呢？這就又有了一個民間故事。

說故事的人說了：咱們都知道那位魯班爺吧，他不但有妹妹，有老婆、兒子，還有徒弟，徒弟有多少呢？數不清

了,只知道有一个鬼(詭)計多端的徒弟,名字叫赵喜。不知道是哪一年了,魯班爷带着儿子和徒弟赵喜,往北方云游去了。这一天,走到了北地幽州这个地方,魯班爷瞧見这地方正在修建城墙,城墙修的差不多了,就是城門下脚的白玉石,还没找到合适的石头,还有那城門里墁“海墁”用的豆渣石,也沒找到合适的材料,眼看得工程完不了,管工的头目是急的治不得,这怎能不叫好心的魯班爷煩心呢!魯班爷带着儿子和徒弟赵喜,就圍着北京繞起来了,为什么圍着北京这样轉呢?为的是找白玉石、豆渣石啊。这一天,爷儿三个走到离北京不远的、正在北京西南的琉璃河,魯班爷看見河边上有多好多豆渣石,又往水里一看,一眼就看出河底下有白玉石来了,魯班爷对儿子和徒弟赵喜說:“豆渣石是有了。你們看,这河底下一定有白玉石。”魯班爷的儿子不信,徒弟赵喜也不信,魯班爷說:“你們不信,等我給你們叫叫看。”魯班爷对着河面,大声地叫着說:“河底下有白家哥儿們嗎?你們醒醒!”就听水底下有一种应声:“有,有,有!”魯班爷的儿子惊得呆了,徒弟赵喜也惊得呆了,爷儿三个就商量怎么搬运石头吧。

魯班爷和儿子、徒弟商量:是叫誰搬运做城門下脚用的白玉石呢?是叫誰搬运墁海墁用的豆渣石呢?爷儿三个商量了半天,还是赵喜鬼計多,他想了一想,就跟魯班爷說:“师父,运白玉石的功劳大,讓师哥得这件大功劳吧,我运豆渣石吧。”魯班爷是个誠实的人,哪里知道赵

喜肚子里有什么鬼算盘！当下，很夸奖赵喜懂得謙讓，連說：“好，好！运什么石头，都是有功劳的。你們师兄弟和美，遇見事商商量量地办去，沒有办不到的事，好，好！”当下，爷儿三个，商量好了运石头的办法是：魯班爷在琉璃河边上掏石头，赵喜把豆渣石变成的牛，往北京掙赶，豆渣石黃黃的，不象牛皮嗎？魯班爷的儿子把白玉石变成的羊，往北京掙赶，白玉石白白的，不象羊毛嗎？魯班爷他們商量好了运石头的法子，魯班爷又对儿子和徒弟說：“必須一夜运到北京，小鷄儿一叫，石头就要显露了原形，就再也走不动了；記住！”魯班爷的儿子答应了，赵喜也答应了。

当下，爷儿三个吃罢了晚飯，單等天交定更，就要运石头了。不大一会儿，远村里哪，哪！榔子响了，天交了定更，魯班爷对河岸边上的豆渣石、河底下的白玉石，大声地吩咐着說：“老豆、老白，你們辛苦辛苦，到北京去吧！到了那里，帮助修成了北京城，可是一千年一万年都有名啊！”老豆、老白沒应声，赵喜在一旁直笑，魯班爷的儿子直皺眉头。魯班急了，便大声地說：“喂！老豆、老白，你們給我更快地走！”老豆、老白本来不想到北京去，本来故土难离嘛！可是，經不住魯班爷的磨煩，豆渣石一块一块的，变成了一头一头的老黃牛，跑了过来；白玉石一块一块的，变成了一只一只的大綿羊，跳出水来。魯班爷心里高兴极了，对赵喜說：“你赶黃牛走吧，別到五更，赶到了北京城！”赵喜說了一声：“遵师父吩咐。”魯班爷又对

儿子說：“你赶綿羊走吧，別到五更，赶到了北京城！”魯班爷的儿子說了一声：“遵父亲吩咐。”赵喜师兄弟两个人，分別擰着牛、赶着羊，走过了長辛店，走过了盧沟桥，就直奔东北走下去了。

咱們不提魯班爷，單說赵喜他們两个人。赵喜心里早就算計好了：运豆渣石，一定得变牛，运白玉石，一定得变羊，羊哪有牛走的快？別看师哥你运功劳大的白玉石，我赵喜略施小計，也会叫你这魯班爷的儿子，丢人現眼！他們俩剛一过了盧沟桥，赵喜就說了：“师哥，咱們賽賽誰跑得快啊！”他不等魯班爷的儿子答話，叭，叭！两鞭子，打得牛象惊了似的，順着大道跑下去了，轉眼的功夫，一羣黃牛不見了，擰牛的赵喜也不見了。且說，赵喜擰着黃牛，沒到三更天，就到了北京，黃牛到了北京修城牆的工地上，唵的一下，就都臥下了，仍旧变做一块块黃色的豆渣石，靜等明天石匠老师傅們，整治以后，壕城門前面的海壕用了。咱們翻回来，再說那赶羊的魯班爷的儿子吧，他赶着这一羣綿羊，哪里有赵喜擰着惊牛快？可是，他也走得不慢，剛到四更天，他就看見北京城了，他心里正在高兴地想：这回真沒誤了修北京城的大事，真沒違背了父亲吩咐的限期！魯班爷的儿子，赶着羊一直往前紧走，眼看不远就到城边了，忽然，咯儿咯儿！一声鷄叫，跟着近村远村鷄都叫起来了，这石头变的綿羊，一动也不动的，全倒下变成石头了，远远看去，就仿佛还象一羣綿羊似的，后来，这里修了西便門，就管它叫了“西便羣羊”，又算了

一景。听故事的人，一定要問：魯班爷的儿子，不是四更天就离北京不远了嗎？四更天怎么会鷄叫呢？这就是赵喜用的鬼計。赵喜的豆渣石运到了以后，他怕师哥搶了头功，就学了一声鷄叫，他这一声鷄叫，引起来远近村子里的鷄都叫了，綿羊听見鷄叫，就走不动了，就仍旧变成白玉石了。

赵喜有这样坏心思，才有了那“赵喜送灯台，一去不回来”的結果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
——北京魯班故事

样 楼

北京城修盖起来，高大的城門，誰都瞧見了，到底哪一座城門是先修盖的呢？誰也說不清，查書，書上更沒有。可是，北京的老瓦工、老木工，他們知道哪是第一座城楼。他們說，这座城楼叫“样楼”，意思是，它是北京各座城楼的样子。他們說，这座城楼，是他們“祖師爺”修盖的。这样，就流傳下来一个民間傳說。

不知道是哪一個朝代，哪一年，哪一月，皇帝老兒要修建北京城了，就下了一道聖旨：城門樓子要九丈九高，要盖得樓上加樓，要盖得檐子象飛起來一樣。管工大臣召集了全城八十一家包工大木廠（建築廠），商量這件事。八十一家包工大木廠，也沒做過這麼大的工程，就又約齊了瓦木作老師傅們，商量這件事。到底人多主意多，沒有幾天，就畫出樣子來了。管工大臣瞧了畫樣，說：“可以吧。”皇帝老兒瞧了畫樣，說：“就这么修盖吧。”可是，先盖哪一座呢？管工大臣是有主意的，先盖東面靠北那座城門樓。八十一家包工廠的掌櫃的，是贊成這個主意的，他們心里明白：这座城門是地勢偏僻的，皇帝老兒永遠也不走過這裡，就是樣子差一點，也不要緊，管工大臣他能交的了差，我們就能賺足了錢。

他們商量好了要修建的那座城門，就是現在这座東

直門^①。修建这座东直門城楼,当然打起拱門着手,拱門起来了,紧跟着砌第一层城楼,第一层城楼起来了:周圍二十四根大楠木明柱,中間包着一座四个城楼門,样子是不难看,包工大木厂高兴了,管工大臣心里也美滋滋的。往下該起升斗(斗拱)了,升斗起来了,怎么瞧怎么觉得东北角高一点,怎么办呢?包工大木厂的掌櫃的,賺錢的心盛,告訴工头說:“你們楞上椽子,也許椽子一压,就压平了。”工头心里疑惑,木工师傅也觉得不行,要撤升斗的尺寸吧,做升斗时候,又是按照規矩做的,一分一厘也不差,琢磨不出道理来,只好上椽子吧。椽子釘完了,再瞧,东北角更高了,木工师傅急得直出汗,拿尺量吧,怎么量也都够尺寸,木工师傅想不出道理来,工头也想不出道理来,反正东北角这么高,是沒法苦背上瓦的。大伙儿正在愁急的时候,就瞧有一个壮工(小工),圍着这个东北角来回轉悠,木工师傅本来心里就煩,工头本来心里就急,都喝叱这个壮工,說:“大伙儿心里正着急呢,你瞎轉悠什么!”这个壮工連哼也沒哼,一轉身直奔了脚手架,噌噌地就上了脚手架,大伙儿都瞧楞了,只見这个壮工到了脚手架頂头上,仿佛忽然一失脚似的,就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。下面瞧的人,不由地喊了一声:“糟了!”再瞧,这个壮工,并沒摔下

① 东直門元代叫崇仁門,是北京城东面三个門的当中那个門。明初縮进北面城墙五里,东面就剩了两个城門了,这个門就成了东面靠北的一个門,名字也改叫了东直門。按东直門实高34公尺。



来，一只脚正正落在东北角的椽子上，跟着一轉身，抓着脚手架就出溜下来了。工头正要数說这个壮工，木工师傅也正要数說这个壮工，只見这个壮工，一轉身就鑽进人羣不見了。

大伙儿正在猜想这个壮工：为什么楞冲冲地上了脚手架？为什么掉下来沒摔着？为什么一声不哼就走了？大伙儿誰也猜不出个道理来。这时候，有一位木工师傅，忽然惊叫起来，說：“你們快瞧，城楼东北角怎么不高了！”

工头和木工、瓦工师傅赶紧过来一瞧，可不是真不高了吗，上面还低了一个脚印哩！大伙高兴了，再找那个壮工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大伙儿说：“这个壮工，一定是鲁班爷。”城楼盖起来了，可是，那低下去的一个脚印，却始终也没垫起来。大伙儿说：“给鲁班爷留下这点古迹吧。”

——北京鲁班故事

灶君庙的铁狮子

北京有这么一句歇后语：“灶君庙的狮子，铁对儿。”意思是，死对头，永远解不开仇恨的死对头；或永远不能分开的死搭配，这是有好坏两面的说法的。北京的铁狮子不少呢，有名的铁狮子，也有好几对呢，为什么单说灶君庙的铁狮子，才是死对头呢？这里面有个民间传说，说出来大家听，听听它是不是迷信。

北京崇文区花市大街，有座灶君庙，庙门外有两个铁狮子，故事就是打这里说起。花市大街，过去是个顶贫苦的地方，住户大部分是做纸花、做小手工艺来活着。可是，灶君老爷却看中了这块地方，他奏明了玉皇大帝，就在这里盖了一座灶君庙。有人说，这不是灶君老爷自己盖的，是信灶君老爷的有钱人，出钱给盖的庙，灶君老爷是泥象，又没有钱，自己怎么盖庙呢？不管怎么说吧，庙是盖起来了。灶君庙修盖的时候，人们还说灶君老爷能“保佑一方”呢，后来，这里的住户，仍然是那么穷，而且越穷，越穷，有钱的人，是越来越有钱，大伙儿就起了疑心了。有那细心的人，天天到庙里庙外，仔细地查看，什么可疑心的地方都没有，大伙儿可总放心不下。

这一天，有个挑着担子，下街补漏锅的白胡子老头儿，走到灶君庙门前，放下了担子，他左瞧右瞧，又到庙里